

郁  
达  
夫  
全  
集

第三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郁  
达  
夫  
全  
集

第三卷  
散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铁 流

封面设计：梁 珊

### 郁 达 夫 全 集 (第三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境)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插页6 字数236000 印数0001—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48-2/I·510 定 价：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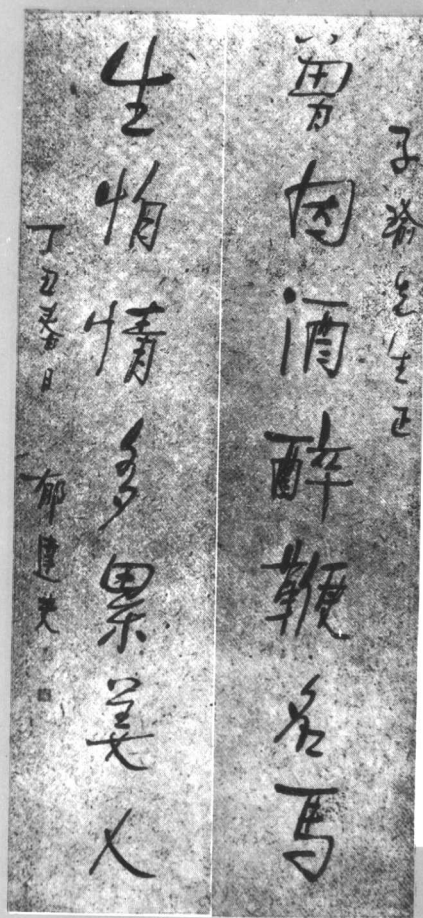
郁达夫像（一九三四年）

正報同人

正大光明

郁達夫題

●为《正报》题词手迹



●郁达夫书赠郑子渝的楹帖

圓明園的秋夜  
古都的秋色，一天一天地老起來了。也一天一天地寂寞起來。涼風微動的朝曉，也有穿線袍的人在清靜的行人稀少的小徑上走來，也作起怕寒的面色來。他們在早晨吐出來的呼吸，常成了白色，就結起來，大約涼涼的北風吹的時期也不遠了。  
道傍的楊槐樹梢，都起顏色來，同蝴蝶似的飛來，行人們肩背隨到左黑的塵土裏去。侵晨了，起的時候，在街路的兩傍掃落葉的人影也帶着一些荒涼寒意的憤懣，使人聯想到一種幽寂寂寞的感覺出來。北京的秋色，一天一天地老起來了。  
七十日的暑氣早已經過期了。北京暑氣過期，已有一月不見的涼意。將離的時節，反而漸漸起來，連上衙門去的時候，我們都有不忍分離的想，每天早晨我總要送他出胡同的口兒，在他的舊車子着不月，他纔回家來。我搜入覺得我講的話還沒有聽見的樣子，等哥哥上街門去之後，我就和我講的

### ● 杭州“风雨茅庐”中的郁达夫书房外观

學問無止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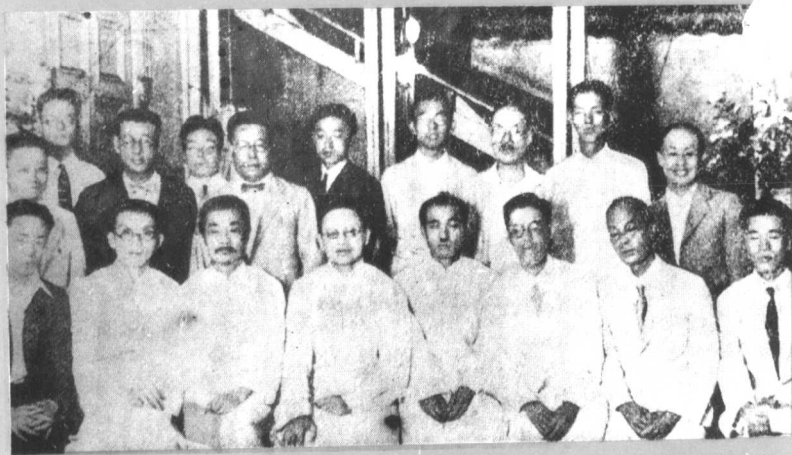
上海数学研究所同人正

●为青年学术研究会题词手迹





●一九三六年冬郁达夫（前排左三）在日本时与郭沫若（前排左四）等合影



●一九三〇年郁达夫（前排左二）和鲁迅（前排左三）应内山完造（后排右一）之邀出席上海漫谈会，图为在功德林晚宴后合影

## 目 录

|                       |     |
|-----------------------|-----|
| 归 航.....              | 1   |
| 立秋之夜.....             | 10  |
| 诗人的末路.....            | 12  |
| 苏州烟雨记.....            | 14  |
| 海上通信.....             | 26  |
| 零余者 .....             | 34  |
| 一封信 .....             | 42  |
| 北国的微音 .....           | 49  |
| 读上海一百三十一号的《文学》而作..... | 55  |
| 给沫若 .....             | 59  |
| 小春天气.....             | 66  |
|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 76  |
|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 82  |
| 送仿吾的行.....            | 85  |
| 南行杂记.....             | 89  |
| 一个人在途上 .....          | 100 |
| 打听诗人的消息 .....         | 107 |
| 灯蛾埋葬之夜 .....          | 111 |
| 故 事 .....             | 118 |



## 2 散 文

---

|               |     |
|---------------|-----|
| 感伤的行旅 .....   | 122 |
| 马蜂的毒刺 .....   | 143 |
| 志摩在回忆里 .....  | 146 |
| 沪战中的生活 .....  | 152 |
| 钓台的春昼 .....   | 159 |
| 光慈的晚年 .....   | 168 |
| 移家琐记 .....    | 174 |
| 半日的游程 .....   | 179 |
| 暗 夜 .....     | 183 |
| 杂谈七月 .....    | 185 |
| 杭州的八月 .....   | 187 |
| 杭江小历纪程 .....  | 189 |
| 浙东景物纪略 .....  | 210 |
| 二十二年的旅行 ..... | 226 |
| 婚乡年节 .....    | 230 |
| 杭 州 .....     | 233 |
| 临平登山记 .....   | 240 |
| 西游目录 .....    | 246 |
| 出昱岭关记 .....   | 266 |
| 游白岳齐云之记 ..... | 272 |
| 屯溪夜泊记 .....   | 282 |
| 黄山札要 .....    | 288 |
| 北航短信 .....    | 295 |
| 故都的秋 .....    | 297 |
| 桐君山的再到 .....  | 301 |

|                       |     |
|-----------------------|-----|
| 南游日记 .....            | 305 |
| 雁荡山的秋月 .....          | 318 |
|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 | 328 |
| 祝赵母王太夫人的寿 .....       | 334 |
| 两浙漫游后记 .....          | 338 |

## 归 航<sup>①</sup>

微寒刺骨的初冬晚上，若在清冷同中世似的故乡小市镇中，吃了晚饭，于未敲二更之先，便与家中的老幼上了楼，将你的身体躺入温暖的被里，呆呆的隔着帐子，注视着你的低小的木桌上的灯光，你必要因听了窗外冷清的街上过路人的歌音和足声而泪落。你因了这灰暗的街上的行人，必要追想到你孩提时候的景象上去。这微寒静寂的晚间的空气，这幽闲落寞的夜行者的哀歌，与你儿童时代所经历的一样，但是睡在楼上薄棉被里，听这哀歌的人的变化却如何了？一想到这里谁能不生起伤感的情来呢？——但是我的此言，是为像我一样的无能力的将近中年的人而说的——

我在日本的郊外夕阳晚晚的山野田间散步的时候，也忽而起了一种同这情怀相像的怀乡的悲感；看看几个日夕谈心的朋友，一个一个的减少下去的时候，我也想把我的迷游生活结束了。

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

---

① 本篇最初发表和收入《达夫全集》第三卷《过去集》时，题为《中途》；收入《达夫散文集》时，改题为《归航》。——编者注

## 2 散 文

二次再使她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太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啊啊，这柔情一脉，便是千古的伤心种子，人生的悲剧，大约是发芽在此地的吧？

我于未去日本之先，我的高等学校时代的生活背景，也想再去探看一回。我于永久离开这强暴的小国之先，我的迭次失败了的浪漫史的血迹，也想再去揩拭一回。

“轻薄淫荡的异性者呀，你们用了种种柔术想把来弄杀了的他，现在已经化作了仙人，想回到他的须弥故国去了。请你们尽在这里试用你们的手段吧，他将要骑了白鹤，回到他的母亲怀里去了。他回去之后，定将拥挟了霓裳仙子，舞几夜通宵的歌舞，他是再也不来向你们乞怜的了。”

我也想用了微笑，代替了这一段言语，向那些愚弄过我的妇人，告个长别，用以泄泄我的一段幽恨。为了这种种琐碎的原因，我的回国日期竟一天一天的延长了许多的时日。

从家里寄来的款也到了，几个留在东京过夏的朋友为我饯行的席也设了，想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去过了，几册爱读的书也买好了，但是要上船的第一天（七月的十五）我又忽而跑上日本邮船公司去，把我的船票改迟了一班，我虽知道在黄海的这面有几个——我只说几个——与我意气相合的朋友在那里等我，但是我这莫名其妙的离情，我这像将死时一样的哀感，究竟教我如何处置呢？我到七月十九的晚上，喝醉了酒，才上了东京的火车，上神户去趁翌日出发的归舟。

二十的早晨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赤色的太阳光线已经将神户市的一大半房屋烧热了。神户市的附近，须磨是风光

明媚的海滨村，是三伏中地上避暑的快乐园，当前年须磨寺大祭的晚上，是我与一个不相识的妇人共宿过的地方。依我目下的情怀说来，是不得不再去留一宵宿，叹几声别的，但是回故国的轮船将于午前十点钟开行，我只能在海上与她遥别了。

“妇人呀妇人，但愿你健在，但愿你荣华，我今天是不能来看你了。再会——不……不……永别了……”

须磨的西边是明石，紫式部的同画卷似的文章，蓝苍的海浪，洁白的沙滩，参差雅淡的别庄，别庄内的美人，美人的幽梦，……

“明石呀明石！我只能在游仙枕上，远梦到你的青松影里，再来和你的儿女谈多情的韵事了。”

八点半钟上了船，照管行李，整理舱位，足足忙了两个钟头；船的前后铁索响的时候，铜锣报知将开船的时候，我的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不由得化作了数行冰冷的清泪，把海湾一带的风景，染成了模糊像梦里的江山。

“啊啊，日本呀！世界第一等强国的日本呀！国民比我们矮小，野心比我们强烈的日本呀！我去之后，你的海岸大约依旧是风光明媚，你的儿女大约依旧是荒淫无忌地过去的。天色的苍茫，海洋的浩荡，大约总不至因我之去而稍生变更的。我的同胞的青年，大约仍旧要上你这里来，继续了我的命运，受你的欺辱的。但是我的青春，我的在你这无情的地上化费了的青春！啊啊，枯死的青春呀，你大约总再也不能回复到我的身上来了吧！”

二十一日早晨，我还在三等舱里做梦的时候，同舱的

鲁君就跳到我的枕边上来说：“到了到了！到门司了！你起来同我们上门司去吧！”

我乘的这只船，是经过门司不经过长崎的，所以门司，便是中途停泊的最后的海港；我的从昨日酝酿成的那种伤感的情怀，听了门司两字，又在我的胸中复活了起来。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捏了牙刷，我就跟了鲁君走出舱来。淡蓝的天色，已经被赤热的太阳光线笼罩了东方半角。平静无波的海上，贯流着一种夏天早晨特有的清新的空气。船的左右岸有几堆同青螺似的小岛，受了朝阳的照耀，映出了一种浓润的绿色。前面去左船舷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翠绿的横山，山上有两株无线电报的电杆，突出在碧落的背景里；这电杆下就是门司港市了。船又行进了三五十分钟，回到那横山正面的时候，我只见无数的人家，无数的工厂烟囱，无数的船舶和桅杆，纵横错落的浮映在天水中间的太阳光线里，船已经到了门司了。

门司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上海虽然有日本的居民，天津汉口杭州虽然有日本的租界，但是日本的本土，怕今后与我便无缘分了。因为日本是我所最厌恶的土地，所以今后大约我总不至于再来的。因为我是无产阶级的一介分子，所以将来大约我总不至坐在赴美国的船上，再向神户横滨来泊船的。所以我说门司便是此次我的脚所践踏的最后的日本土地了。

我因为想深深的尝一尝这最后的伤感的离情，所以衣服也不换，面也不洗，等船一停下，便一个人跳上了一只来迎德国人的小汽船，跑上岸上去了。小汽船的速力，在海上振

动了周围清新的空气，我立在船头上觉得一种微风同妇人的气息似的吹上了我的面来。蓝碧的海面上，被那小汽船冲起了一层波浪，汽船过处，现出了一片银白的浪花，在那里反射着朝日。

在门司海关码头上岸之后，我觉得射在灰白干燥的陆地路上的阳光，几乎要使我头晕；在海上不感得的一种闷人的热气，一步一步的逼上我的面来，我觉得我的鼻上有几颗珍珠似的汗珠滚出来了；我穿过了门司车站的前庭，便走进狭小的锦町街上去。我想永久将去日本之先，不得不买一点什么东西，作作纪念，所以在街上走了一回，我就踏进了一家书店。新刊的杂志有许多陈列在那里，我因为不想买日本诸作家的作品，来培养我的创作能力，所以便走近里面的洋书架去。小泉八云 Lafcadio Hearn<sup>①</sup> 的著作，Modern Library<sup>②</sup> 的丛书占了书架的一大部分，我细细的看了一遍，觉得与我这时候的心境最适合的书还是去年新出版的 John Paris 的那本 *Kimono*<sup>③</sup>（日本衣服之名）。

我将来去日本了，我在沦亡的故国山中，万一同老人追怀及少年时代的情人一般，有追思到日本的风物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可拿出几本描写日本的风俗人情的书来赏玩。这书若是日本人所著，他的描写，必至过于真确，那时候我的追寻远地的梦幻心境，倒反要被那真实粗暴的形相所打破。我

---

① 小泉八云的原名拉夫卡迪奥·海恩，日本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生于希腊，父为爱尔兰军医，母为希腊人。一八九〇年赴日，后与日人小泉节子结婚，入日本籍。——编者注

② 英文：现代文库。——编者注

③ 英文：约翰·巴利斯的《和服》。——编者注



在那时候若要在沙上建筑蜃楼，若要从梦里追寻生活，非要读读朦胧奇特、富有异国情调的，那些描写月下的江山，追怀远地的情事的书类不可；从此看来，这 *Kimono* 便是与这境况最适合的书了，我心里想了一遍，就把 *Kimono* 买了。从书店出来又在狭小的街上的暑热的太阳光里走了一段，我就忍了热从锦町三丁目走上幸町的通里山的街上去。幸町是三弦酒肉的巢窟，是红粉胭脂的堆栈，今天正好像是大扫除的日子，那些调和性欲，忠诚于她们的天职的妓女，都裸了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在那里打扫，啊啊，这日本的最美的春景，我今天看后，怕也不能多看了。

我在一家姓安东的妓家门前站了一忽，同饥狼似的饱看了一回烂熟的肉体，便又走下幸町的街路，折回到了港口。路上的灰尘和太阳的光线，逼迫我的身体，致我不得不向咖啡店去休息一场；我在去码头不远的一家下等的酒店坐下的时候，身体也真疲劳极了。

喝了一大瓶啤酒，吃了几碗日本固有的菜，我觉得我的消沉的心里，也生了一点兴致出来，便想尽我所有的金钱，上妓家去瞎闹一场，但拿出表来一看，已经过十二点了，船是午后二点钟就要拔锚的。

我出了酒店，手里拿了一本 *Kimono*，在街上走了两步，就把游荡的邪心改过，到浴场去洗了一个澡，因以涤尽了十几年来，堆叠在我这微躯上的日本的灰尘与恶土。

上船的时候，已经是午后一点半了。三十分后开船的时候，我和许多去日本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立在三等舱外甲板上的太阳影里看最后的日本的陆地。门司的人家远去了，工场

的烟囱也看不清楚了，近海岸的无人绿岛也一个一个的少下去了，我正在出神的时候，忽听一等舱的船楼上有清脆的妇人声在那里说话，我抬起头来一看，见有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立在船楼的栏杆边上，在那里和一个红脸肥胖的下劣西洋人说话。那少女皮肤带着浅黑色，眼睛凹在鼻梁的两边，鼻尖高得很，瞳人带些微黄，但仍是黑色；头发用烙铁烫过，有一圈珍珠，带在蓬蓬的发下。她穿的是黄白薄绸的一件西洋的夏天女服，双袖短得很，她若把手与肩胛平张起来，你从袖口能看得出她腋下的黑影，和胸前的乳头来。她的颈项下的前后又裸着两块可爱的黄黑色的肥肉。下面穿的是一条短短的围裙，她的瘦长的两条脚露出在鱼白的湖绉裙下。从玄色的丝袜里蒸发出来的她的下体的香味，我好像也闻得出来的样子。看看她那微笑的短短的面貌，和一排洁白的牙齿，我恨不得拿出一把手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

“年轻的少女呀，我的半同胞呀！你母亲已经为他们异类的禽兽玷污了，你切不可再与他们接近才好呢！我并不要你，我并不在这里贪你的姿色；但是，但是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样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如何能堪呢！你那柔软黄黑的肉体被那肥胖和雄猪似的洋人压着的光景，我便在想象的时候，也觉得眼睛里要喷出火来。少女呀少女！我并不要你爱我，我并不要你和我同梦。我只求你别把你的身体送给异类的外人去享乐就对了。我们中国也有美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同黑人一样强壮的伟男子，我们中国也有几千万几万万家财的富翁，你何必要接近外国人呢！啊